遺教經論　堂虛

天親菩薩造

真諦三藏譯

頂礼三世尊　無上功德海　哀愍度衆生
是故我歸命　清淨深法藏　增長修行者
世及出世間　我等皆南無　我所建立論
解釋佛經義　為彼諸菩薩　令知方便道
以知彼道故　佛法得久住　滅除凡聖過
成就自他利

此修多羅中建立菩薩所修行法有七分一序分二修集世間功德分三成就出世間大人功德分四顯示畢竟甚深功德分五顯示入證決定分六分別未入上上證為斷疑分七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

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度阿若憍陳如冣後說法度須跋陀羅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於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无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

論曰初序分修多羅顯示利益成就畢竟故是中成就畢竟有六種功德

一法師成就畢竟功德二開法門成

畢竟故是中成就畢竟有六種功德

一法師成就畢竟功德二開法門成
就畢竟功德三弟子成就畢竟功德
四大揔相成就畢竟功德五因果自
相成就畢竟功德六分別揔相成就
畢竟功德
初成就畢竟有三種相一揔相二別
相三揔別相揔相者如經牟尼故別
相者如經釋迦故揔別相者佛故是
中釋迦者亦現化衆生巧便故復家
姓尊貴故牟尼者一切諸佛功德故
復亦自體清淨故開法門成就畢竟
功德者有二白淨法句一道場白淨
法句二涅槃白淨法句此二白淨法
前後二句說亦轉說義應知道場白
淨法者如經初轉法輪故涅槃白淨
法句者如經最後說法故弟子成就
畢竟功德者亦能受持二種白淨法
門故成就自利益行故顯現如来快
說法門功德故如經度阿若憍陳如
故度須䟦陁羅故此二句脩多羅亦
八種成就故
云何為八謂二種受持成就故二種
白淨法門成就故二種自利益行成

就故二種決說法門功德成就故大

自淨法門成就故二種自利益行成
就故二種快說法門功德成就故大
愍相成就畢竟功德者二入成就愍
故如經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故因果
自相成就畢竟功德者有四種自相
一因自相如經娑羅雙樹閒故二因
共果自相如經將入涅槃故三愍自
相如經是時中夜故四果自相如經
寂然無聲故於中愍自相者遠離二
邊故成就二種中道故一者正覺中
道二者離正覺中道是中離正覺中
道者即果自相應知此果有二種一
者自性無說離念涅槃果二者遠離
覺觀涅槃果故分別愍相成就畢竟
功德者分別人法二位差別故人位
差別者上首眷屬差別故如經為諸
弟子故法位差別者世閒出世閒法
等故如經略說法要故已說序分次
說修集世閒功德分此功德有三一
者修集對治邪業功德二者修集對
治止苦功德三者修集對治滅煩惱
功德
對治邪業功德者
經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
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

經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
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
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
此也
論曰此修多羅中毎說比丘者亦現
遠離相故復亦摩訶衍方便道與二
乘共故又於四衆亦同遠離行故於
我滅後者此言亦現遺教義故不盡
滅法故以不盡法清淨法身常為世
間作究竟度故如經當尊重珍敬波
羅提木叉故此木叉亦是毗尼相順
法故復是諸行調伏義故如來不滅
法身自體解脫波羅提木叉依此法
身得度二種障故一者有煩惱障
二者空無善根障得度煩惱障者
如盲得眼相似法故如經如闇遇明
故得度空無善根障者滿足財寶相
似法故如經貧人得寶故餘者亦現
波羅提木叉是修行大師故如經當
知此則是汝大師故又亦住持利益
人法相似故如經若我住世無異此
也故依根本清淨戒已說次說方便
遠離清淨戒
經曰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
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植

經曰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易安置田宅畜養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種殖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避火坑不得斬伐草木墾土掘地合和湯藥占相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歷數筭計皆所不應節身時食清淨自活不得參預世事通致使命呪術仙藥結好貴人親厚媟慢皆不應作當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苞藏瑕疵顯異惑衆於四供養知量知足趣得供事不應畜積

論曰此中方便遠離淨者護根本淨戒故如經持淨戒者故云何護根本何者是根本護根本者今說二種何等為二一者不同凡夫增過護二者不同外道損智護不同凡夫增過護者有十一事一者方便求利增過如經不得販故二者現前求利增過如經不得賣故三者交易求利增過如經不得貿易故若依世價無求利心不犯賣買法式如毗尼中廣說四者所居業處求多安隱增過如經不得安置田宅故五者眷屬增過如經不得畜養人民故此亦外眷屬非同意者何故不但言人而復說民者以其

得畜養人民故此亦外眷屬非同意

者何故不但言人而復說民者以其
同在人中於善法不了畜生之屬故
六者難生卑下心增過如經不得畜
奴婢故七者養生求利增過如經不
得畜生故八者多事增過如經不得
一切種植故九者積聚增過如經及
諸財寶故十者不覺增過如經皆當
遠離如避火坑十一者不順威儀及
損衆生增過如經不得斬伐草木墾
土掘地故此十一種增過事修行菩
薩宜速遠離不應親近避大火聚相
似法故如經皆當遠離如避火坑故
不同外道損智護者謂世間分別見
故此分別見有五句十種分別如經
合和湯藥乃至皆所不應故遮異見
故何者是根本者此亦根本有二種
一者行法根本故二者行處根本故
行法根本者波羅提木叉故行處根
本者身口意故於身口意行處行波
羅提木叉故節身時食等亦現身口
意行處波羅提木叉故修行菩薩當
知三處波羅提木叉無復有餘解脫
故身處波羅提木叉有五種解脫三

種障對治二種不應作不作故一者

故身處波羅提木叉有五種解脫三

種障對治二種不應作不作故一者
他求放逸障此障對治如經節身故
二者内資無猒足障此障對治如經
時食故三者共相追求障此障對治
如經清淨自活故四者自性止多事
如經不得叅豫世事故五者自性尊
重不作輕賤事如經不得通致使命
故後二句亦現不應作不作云何五
種身解脫一者外緣身解脫二者内
緣身解脫三者自相緣身解脫四者
衆事緣身解脫五者遠離異方便緣
身解脫五種解脫中初句惣餘句別
應知口處波羅提木叉者有二種邪
語不應作不作一者依邪法語有二
種不應作一邪術惱衆生語二依邪
藥作世辯不正語如經呪術仙藥故
二者依邪人語亦二種不應作一者
與族姓同好多作鄙褻語二者親近
族姓多作我慢語如經結好貴人親
厚媟慢皆不應作故意處波羅提木
叉者有六句說三種障對治三種不

應作不作一者多見他過障犯自淨
心故此對治如經當自端心故二者
邪思惟障此障能自壞亦壞他故此對治

心故此對治如經當自端心故二者

邪思惟障不能自度下地故此對治
如經正念求度故三者於受用衆具
中無限無猒足障此對治第五句於
四供養知量知足故此供養有二種
一者於身分中供養謂飲食衣服卧
具湯藥供養身分故二者於心分中
供養謂不共心供養無猒足心供養
二事相違心供養等分心供養此四
種心供養癡乱衆生常受用故不知
節量故若入三昧分者知量故若入
道分者知足故三種不應作不作者
一不汙淨戒不受持心垢故如經不
得包蔵瑕疵故二者遠離無緣顯已
勝行令他不正解故如經顯異惑衆
故三者遠離貪覆心貯積衆具故如
經趣得供事不應畜積故已說從根
本戒次說根本戒與從戒俱解脱能
生諸功德故

經曰此則略說持戒之相戒是正順
解脱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依因此
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

論曰從戒是戒相故不可廣說顯示
略說應知如經此則略說持戒之相
故戒是正順[illegible]

略說應知如經此則略說持戒之相

故戒是正順者此言亦現從戒義故
於此彼處說從有二種一者從根本
戒二者從根本所起成就戒從根本
戒者亦現順根本無作波羅提木叉
如向已說故從根本所起成就戒者
亦現後際解脫因中際從戒生故如
經解脫之本故戒是解脫體能正度
故如經故名波羅提木叉故此言亦
現能度身口意惡彼岸成就三業解脫
故能生諸功德者亦現有色解脫功
德無色解脫功德彼二相順相違解
脫功德皆從彼生故如經依因此戒
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故次說勸
修戒利益故

經曰是故比丘當持淨戒勿令毀缺
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有善法若無
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當知
戒為第一安隱功德住處

論曰云何勸修戒利益於中有五種
勸一者勸不失自體如經當持淨戒
故二者勸不捨方便如經勿令毀缺
故三者勸遠離諸過身口意業常集
功德故如經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

功德故如經若人能持淨戒是則能

有善法故四者勸知多過惡於身口
意中一切時不能生功德故如經若
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故五者
顯示持戒菩薩於所修行三種戒中
有如是得失者我當住安隱處不住
不安隱處故如經是以當知戒為第
一安隱功德住處故此言正亦現勸
修利益勝義故已說修集對治邪業
功德次說對治修集止苦功德是中
苦有三種一者根欲放逸苦二者多
食苦三者懈怠睡眠苦是三種苦三
昧樂門對治應知云何根欲放逸苦
對治

經曰汝等比丘已能住戒當制五根
勿令放逸入於五欲辟如牧牛之人
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
五根非惟五欲將無崖畔不可制也
亦如惡馬不以轡制將當牽人墜於
坑陷如被劫害苦止一世五根賊禍
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
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不令縱逸
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

論曰根放逸苦者是苦因苦果故依

戒淨三昧方便請念對治故如經曰

論曰根放逸苦者是苦因苦果故依
戒淨三昧方便攝念對治故如經已

能住戒當制五根故何故但說五根
亦現色非色別故復亦意根中有五
根二種對治故云何二種一者動念
對治故二者不動對治故戒念護根
利益相似法故如經勿令放逸乃至
犯人苗稼故身戒清淨故種種色不
放逸牧牛相似法故正念成就故種
種心不行執杖相似法故以戒念成
就故三昧乃便乃正受功德無減無
失故不犯苗稼相似法故復亦無戒
念失上上損心故氣分成就難 對治故
如經若縱五根非惟五欲將無崖畔
不可制也故次說无對治難對治惡馬
相似法故如經亦如惡馬不以轡制
將當牽人墜於坑陷故復亦過重相
似不相似又因果深苦無量世故亦
現先際中慎故如經如被劫害苦止
一世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
不可不慎故向說戒念護令說智護
故智者三昧觀故彼是三昧重障故
如經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故護彼如
害命者相似法故如經持之如賊不

令縱逸故復皆无如是經皆亦可制

害命者相似法故如經持之如賊不
令縱逸故重者既如是輕者云何制

是中輕者謂細相習障故於此處有
時則有無時則無故不作意起故如
經假令縱之故勢無自立故如經皆
亦不久故性是無對不相見故如經
見其磨滅故是中云何立見亦現依
見時說故彼無見故滅見故次說欲
放逸苦對治
經曰此五根者心為其主是故汝等
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虵惡獸
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動轉輕躁
但觀於蜜不見深坑譬如狂象無鈎
猨猴得樹騰躍踔躑難可禁制當急
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
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是故比丘當勤
精進折伏汝心
論曰是中欲苦者心性差別故亦是
苦因苦果故亦現種種色苦依彼而
有故如經此五根者心為其主故應
知自他生過故勤遮故如經是故汝
等當好制心故何故勤遮亦現此心
三昧障法故何者是三昧相云何障
法相三昧相者有三種一者無二念

三昧相二者調柔不動三昧相三者

法相三昧相者有三種一者無二念
三昧相二者調柔不動三昧相三者
起多功德三昧相故障法相者亦有
三種一者心性差別障二者輕動不
調障三者失諸功德障心性差別障
者如經心之可畏甚於毒虵惡獸怨
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故是中差別
者貪等四種差別故修無二念三昧
者於此差別處可畏應知四種辟喻
相似法故復亦不相似法大可畏故
輕動不調障者如經動轉輕躁如是
等故於中動轉者亦現諸根中轉識
動故復速疾故獲猴相似法故但觀
於蜜者亦現有瞖不見未來故深坑
者障礙義故是障礙有二種一者生
處障㝵二者修一切行時困苦不能
成就障礙狂象相似法故急挫者亦
現抑入無動處故無令放逸者顯亦
攝入調伏聚故失諸功德障者如經
縱此心者喪人善事故無二念三昧
相者如經制之一處故起多功德三
昧相者如經無事不辦故調柔不動
三昧相者如經當勤精進折伏汝心
故已說根欲苦對治次說多食苦對治
經曰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

故已說根欲苦對治次說多食苦對治
經曰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

於好於惡勿生增減取得支身以除
飢渴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
比丘亦尒受人供養取自除惱無得
多求壞其善心辟如智者籌量牛力
所堪多少不令過分以竭其力
論曰多食者三昧障故食有二種何
等為二一者身食二者心心數法食
若多段食難止息故去禪定遠故是
心心數法食者欲界相違法中方便
對治故復有第一義心三昧中盡故
成就無食三昧故如是二種三昧有
六種功德成就何等為六一者受用
對治功德成就二者平等觀功德成
就三者究竟對治功德成就四者顯
亦平等觀功德相似成就五者不虛
受功德成就六者知時功德成就此
六種功德顯亦成就二種三昧第一
第五第六功德成就顯亦少食三昧
故餘者三種功德成就顯亦無食三
昧故受用對治功德成就者如經汝
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故平等
觀功德成就者如經於好於惡勿生

觀功德成就者如經於好於惡勿生
增減故究竟對治功德成就者如經
取得支身以除飢渴故此亦平等法
身攝平等觀究竟無飢渴故顯亦平
等觀功德相似成就者如經如蜂採
花但取其味不損色香比丘亦尒故
是中不損者亦現非壞法觀故不虛
受功德成就者如經受人供養取自
除惱故知時功德成就者如經无得
多求壞其善心故多求者亦現心心
數法多三昧功德不現前故籌量牛
力等亦知時相似法故亦現知時有
二種一者方便時對接故二者成就
時相應故亦多食過故已說多食苦
對治次說懈怠睡眠苦對治
經曰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集善法
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
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
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
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諸煩惱
賊常伺煞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
自驚悟煩惱毒虵睡在汝心譬如黑
蚖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
之睡虵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睡是
無慚人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爲第

之睡眠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睡是

無慙人慙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為第
一慙如鐵鈎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
常當慙恥勿得蹔替若離慙恥則失
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
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論曰懈怠睡眠苦對治者不疲惓思
惟對治故是中何故懈怠睡眠共說
障法亦現懈怠者謂心懶墮故睡眠
者身悶重故此二相順共成一苦故
五種定障中共說故於中起睡眠有
三種一從食起二從時節起三從心
起若從食及時節起者是阿羅漢眠
以彼不從心生故無所蓋故是三種
睡眠中初二種以精進對治無有時
節故無始來未曾斷故復亦聖道難
得故如經汝等比丘晝則勤心修習
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
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
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故自餘修多
羅亦現第三從心起睡眠對治是故
中對治有二種一者思惟觀察對治
觀諸生滅壞五陰故如經當念无常
之火燒諸世間故復亦求禪定智慧

之火燒諸世間故復亦求禪定智慧
度所度故如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
故復次觀察陰界入等常害故是中
可畏求自正覺故如經諸煩惱賊常
伺煞人甚於怨家安可睡眠不自驚
悟故二者淨戒對治謂禪定相應心
戒故六種境界心安住自心故可畏
如虵相似法故如經煩惱毒虵睡在
汝心辟如黒蚖在汝室睡故淨心戒
對治故如經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
之故復亦遠離故安隱故如經睡虵
既出乃可安眠故次說下地相似安
隱無對治故如經不出而眠是無慙
人故又亦治法勝能令自地清淨荘
嚴亦令他地無過故如經慙耻之服
於諸荘嚴最為第一慙如鐵鈎能制
人非法故是中最為第一者亦現勝
餘戒荘嚴故是故比丘等為明何義
離者損自地故如經若離慙耻則失
諸功徳故復亦有無得失故如經應
亦現勸修勝荘嚴故常修故復亦遠
知已說修集對治止苦功徳次說修
集對治滅煩惱功徳於中有三種障
對治亦道義應知

對治亦道義應知

經曰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不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破諸善法壞好名聞今世後世人不喜見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無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而霹靂起火非所應也

論曰是中初障對治者瞋恚煩惱障對治故亦現堪忍道故修行菩薩住堪忍地中能忍種種諸苦惱故無輕重對治故如經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瞋恨故此亦幻化法身成就故又復口行清淨常作軟語故如經亦當護口勿出惡言故復說自他利道德障法故如經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故顯

示功德智慧二種心行淨故受量勝

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故顯
亦功德智慧二種心行淨故挍量勝

諸眷屬行故如經忍之為德持戒苦
行所不能及故於中行者三昧功德
苦對治故三種業清淨及挍量勝相
亦行安苦道應知次說真如觀淨顯
亦安樂道故成就觀智大人力故如
經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故
又顯亦不入丈夫力成就者無智慧
觀故依相違顯勝應知如經若其不
能歡喜忍受乃至智慧人也故是中
不歡喜者無信入觀故惡罵之毒者
亦无生法門相中不如法受故甘露
者亦無生法自體相相似法故於中
道者亦智慧自體故復說過患事當
護故如經所以者何如是等故於中
諸善法者自利智慧相故好名聞者
利他善法名稱功德故人不喜見者
自他世無可樂果報故於中防護有
二種何等為二一者護自善法如防
火相似法故二者護利他功德防護
賊相似法故復亦世間功德違順法
中有受用故未畢竟相違故如經白
衣受欲非行道人无法自制瞋猶可

恕敬於中無法者无自淨法對治故

衣受欲非行道人无法自制瞋猶可
愍故於中無法者无自淨法對治故
次亦出世間道於世間受用二法中
一向相違故如經出家行道無欲之
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故餘者顯亦
道分中不應有相似法故如經辟如
清冷雲中礔礰起火非所應也故次
說第二煩惱障對治道
經曰汝等比丘當自摩頭已捨飾好
著壞色衣執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
如是若起憍慢當疾滅之增長憍慢
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道
之人為解脫故自降其身而行乞也
論曰第二煩惱障對治道者亦現自
无尊勝心成就輕賤身心行故遠離
貢高煩惱故於中有七句行遠離一
者於上上尊勝處處敢先折伏故常應
自知故如經汝等比丘當自摩頭故
二者於餘處莊嚴不受用故如經已
捨飾好故三者於衣服處對治為好
心故如經著壞色衣故四者自受用
具常自持故如經執持應器故五者
於內外受用事不作餘生過方便故
及自調伏故如經以乞自活故六者
習慧成就常自觀察故如經自見如

及自調伏故如經以𠤎自活故六者

智慧成就常自觀察故如經自見如是故七者對治成就遠離微起故如經若起憍慢當疾滅之故餘者明何義故亦現校量自降伏者不應起憍慢故障身先後際功德故如經增長憍慢尚非世俗如是等故次說第三障對治

經曰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宜應質直其心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是故汝等宜當端心以質直為本

論曰第三障對治者亦現根本直心遠離諂曲煩惱障故於口意中自違違彼故如經汝等比丘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故復亦違道障對治故如經是故宜應質直其心故又復相違法道分時中不應有故如經當知諂曲但為欺誑入道之人則無是處故是中欺誑者心口俱時不實用故餘者亦現直心是道心本故如經是故汝等宜當端心以質直為本故已說修集世間功德分次說修集出世間大人功德分大人功德分有八種一切大

人常明此以自覺察故

功德分大人功德分有八種一切大

人常用此以自覺察故長養成就方

遺教經論

便畢竟故

經曰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
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
則無此患直尒少欲尚應修集何況
少欲能生諸功德少欲之人則無諂
曲以求人意亦復不為諸根所牽行
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
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槃是
名少欲

論曰是中第一大人成就無求功德
知覺多欲過故於中說所知覺有五
種相一者知覺障相謂煩惱業苦三
種障故如經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
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故此亦迴轉
不息故二者知覺治相成就遠離三
種妄想故如經少欲之人無求無欲
則無此患故三者知覺因果集起相
成就無量行故如經直尒少欲尚應
修集何況少欲能生諸功德故四者
知覺無諸障畢竟相三障畢竟故如
經少欲之人則無諂曲以求人意亦
復不為諸根所牽故五者知覺果成

遺教經論

就相故如經

復不為諸根所牽故五者知覺果成
就相沒若等三種功德果成就故如
經行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
事有餘常無不足有少欲者則有涅
槃是名少欲故復次說第二大人知
覺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
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
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
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
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
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
憐愍是名知足

論曰第二大人知覺功德者成就知
足行故對治苦因果故如經汝等比
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是故是中
惱者亦現煩惱過從苦生故復說清
淨因果成就治法故如經知足法即
是富樂安隱之處故若如是者二種
知覺云何差別此中亦現初知覺者
遠離他境界事故知足者於自事中
遠離故復次有三種差別亦現知足
不知足故一者於何等何等處受用
差別故二者於何等何等事受用差

差別故二者於何等何等事受用差
別故三者於何等何等法中無自利
有自他利差別故如經知足之人雖
臥地上如是等如經應知次說第三
大人遠離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求寂靜無爲安樂
當離憒鬧獨處閑居靜處之人帝釋
諸天所共敬重是故當捨已衆他衆
空閑獨處思滅苦本若樂衆者則受
衆惱譬如大樹衆鳥集之則有枯折
之患世間縛著沒於衆苦如老象溺
泥不能自出是爲遠離
論曰第三大人遠離功德於中三門
攝義應知一者自性遠離門體出故
二者修習遠離門方便出故三者受
用諸見門常縛故自性遠離門者亦
現四種對治一者我相執著障此障
對治如經汝等比丘若求寂靜無爲
安樂故於中寂靜者亦法無我空故
無爲者無相空故安樂者無取捨願
空故二者我所障五衆乱起無次第
故此障對治如經當離憒鬧故三者
彼二無相障此障對治如經獨處閑
居故四者無爲首功德障以其天可
重法故此障對治如經靜處之人帝

居故四者無為首功德障以其天可

重法故此障對治如經靜處之人帝
釋諸天所共敬重故修習遠離門者
遠離我我所不復集生故如經是故
當捨己衆他衆故方便慧成就如法
如住故如經空閑獨處故善擇知成
就遠離起因故如經思滅苦本故受
用諸見門者樂集我我所生起自他
心境相惱故如經若樂衆者則受衆
惱故諸見集生生已自害大樹相似
法故如經譬如大樹衆鳥集之則有
枯折之患故復亦无出離相煩惱業
染生故老象溺泥相似法故如經世
間縛著没於衆苦如老象溺泥不能
自出是為遠離故次說第四大人不
疲惓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
者是故汝等當勤精進譬如小水常
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
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
可得是名精進

論曰是中不疲惓者亦現不同外道
精進故於一切法一切行善趣故成
就不退轉故如經汝等比丘若勤精

就不退轉故如經汝等比丘若勤精
進則事無難者故以能成就不退須

修習長養故如經是故汝等當勤精
進故復以譬喻顯亦不休息精進成
就有力故如經譬如小水常流則能
穿石故次說懈怠過不能常精進念
處退失不成就心慧故依譬喻顯亦
應知如經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如
是等故次說第五大人不忘念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求善知識求善護助
無如不忘念若有不忘念者諸煩
惱賊則不能入是故汝等常當攝念
在心若失念者則失諸功德若念力
堅強雖入五欲賊中不為所害譬如
著鎧入陣則无所畏是名不忘念
論曰第五大人不忘念功德者亦現
是一切行上首故能破無始重怨故
於中一切行者略說三種一者求聞
法行如經汝等比丘求善知識故二
者內善思惟行如經求善護故三者
求如法修行如經求善助故復亦此
等行中為首為勝故如經無如不忘
念者故能遮無始重怨不害三種善
根故如經若有不忘念者諸煩惱賊

則不能入故須

根故如經若有不忘念者諸煩惱賊
則不能入故煩惱者亦心相中惑乱
故賊者從外集生過故復亦勸修令
初後念成就亦現遮无始心故如經
是故汝等常當攝念在心故無始終
故失念成就多過故如經若失念者
則失諸功德故又成就多功德隨順
世間門集諸行故如經若念力堅強
雖入五欲賊中不為所害故念力強
故勇健無畏入陣相似法故如經譬
如著鎧入陣則無所畏是名不忘念
故次說第六大人禪定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攝心者心則在定
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是故
汝等常當精進修集諸定若得定者
心則不散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
行者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令不漏
失是名為定
論曰大人禪定功德者謂八種禪定
等因攝念生故如經汝等比丘若攝
心者心則在定故云何攝心能生禪
定亦現攝徧所行處心行對治緣故
次及中濡取事心行對治緣故此三
種緣處對治成時則近禪定故禪定
成就有方便現用故如經心在定故

種縁處對治成時則近禪定故禪定

成就有方便果用故如經心在定故
能知世間生滅法相故又懈怠無修
集方便障故如經是故汝等常當精
勤修集諸定故是中懈怠有三種一
者不安隱懈怠二者無味懈怠三者
不知恐怖懈怠云何修集一一對治
亦現精進修集節量食卧及調阿郍
波郍故精勤修集覺知諸定有通慧
功德及盡苦原故大希有事故精進
修集觀察生老病死苦及四惡趣苦
我未能離故是三障對治故復修習
功德成就無所對治故如經若得定
者心則不散故又以辟喻亦善修功
德上上增長故如經應知次說第七
大人智慧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有智慧則無貪著
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是則於我法中
能得解脫若不尒者既非道人又非
白衣無所名也實智慧者則是度老
病死海堅牢船也亦是無明黑暗大
明燈也一切病者之良藥也伐煩惱
樹之利斧也是故汝等當以聞思修
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雖是

肉眼而是明見之人是爲智慧

慧而自增益若人有智慧之照雖是

肉眼而是明見之人是為智慧
論曰是中智慧功德者於真實義處
障及世間事處障能遠離故如經汝
等比丘若有智慧則無貪著故於一
切時常修心慧故以其難得故如經
常自省察不令有失故復亦難得能
得於第一義處遠離故如經是則於
我法中能得解脫故復亦非自性慧
不入出世及世間中故非施設故如
經若不介者既非道人又非白衣無
所名也故又以四種譬喻顯亦四種
功德聞思修證故如經應知言實智
慧者亦實能對治故於四種功德中
第四功德自利益最勝義故又四種
修學功德於分內處而有覺照故如
經若人有智慧之照雖是肉眼而是
明見人也是為智慧故已說長養方
便功德次說大人成就畢竟功德
經曰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
乱雖復出家猶未得脫是故比丘當
急捨離乱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
者惟當遠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
論曰大人成就畢竟功德者亦現自

性遠離非對治法故四種差別智障

論曰大人成就畢竟功德者亦現自
性遠離非對治法故四種差别智障
法分别可分别故如經汝等比丘若
種種戲論其心則乱故修道智非自
性故如經雖復出家猶未得脫故餘
者二句勸修遠離成就無戲論故一
者有對相遠離有彼彼功德相故如
經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乱心戲論故
二者無對相遠離無彼彼功德相故
如經若汝欲得寂滅樂者惟當速滅
戲論之患故亦現行成就體性異故
如經是名不戲論故已說成就出世
間大人功德分次說顯亦畢竟甚深
功德分
經曰汝等比丘於諸功德常當一心
捨諸放逸如離怨賊大悲世尊所欲
利益皆已究竟汝等但當勤而行之
若於山閒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
静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當自勉
精進修之無為空死後致有悔我如
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
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
過也
論曰顯亦畢竟甚深功德者有二種
畢竟顯亦二種甚深功德故一者如

論曰顯亦畢竟甚深功德者有二種

畢竟顯亦二種甚深功德故一者如
来分別說法畢竟功德顯亦非分別
說法甚深功德常說故二者修行菩
薩修世間功德畢竟顯亦餘者甚深
功德常修故此二種修行功德如上
二種中各修二種功德應知是中
常修功德者第一義心修故如經汝
等比丘於諸功德常當一心故遠離
一心相似相違行如怨故如經捨諸
放逸如離怨賊故無限齊大悲常利
益限齊畢竟故如經大悲世尊所欲
利益皆巳究竟故次復廣說常修功
德有七種修相一者去何修亦現常
勤行故如經汝等但當勤而行之故
二者於何處修亦無事處故如經若
於山閒若空澤中若在樹下閑處靜
室故三者何所修亦修真實無二念
法故如經念所受法故四者何故修
修令現前故如經勿令忘失故五者
以何方便修如經常當自勉精進修
之故六者於相似法處穢息遠離上
上心故如經無為空死故七者於晚
將自知有餘悔不及事故如經後致
有悔故次廣說如來分別說法功德

時自知有餘悔不及事故如經後致
有悔故次廣說如來分別說法功德
畢竟亦現二種畢竟相一者說化法
畢竟相應無餘故如經我如良醫知
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故二者
與念畢竟度法相應無餘故如經又
如善導導人善導聞之不行非導過
也故是中服與不服等亦現如來於
二種畢竟中無過失故不負衆生世
間法故次說顯亦入證決定分
經曰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
可疾問之無得懷疑不求決也尒時
世尊如是三唱人無問者所以者何
衆無疑故時阿㝹樓䭾觀察衆心而
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
說四諦不可令異佛說苦諦實苦不
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滅
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
實是真道更無餘道世尊是諸比丘
於四諦中決定無疑
論曰入證決定者亦現於所證法中
成就決定無所疑故是中有三門攝
義亦現決定無疑一者方便顯發門
二者滿足成就門三者分別說門方

便顯發門者亦見於諸覆失處顯發

二者滿足成就門三者分別說門方
便顯發門者亦現於諸實法處顯發
故以彼法是修行者當觀察及依之
起行故如經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故
於四諦中有作無作法亦現有疑無
疑分齊故如經有所疑者可疾問之

無得懷疑不求決也故疾問者亦二
種將畢竟故如向已說二種畢竟事
故無得懷疑者於見無作諦處及
修行有作諦處彼二相違處皆不
得疑故滿足成就門者有三種亦現
一者亦現法輪滿足成就三轉實法
故如經尒時世尊如是三唱故二者
亦現證法滿足成就如經人無問者
故三者亦現斷功德滿足成就如經
所以者何衆無疑故分別說門者亦
現彼衆上首知大衆心行成就決定
復了知所證實義故分別說彼彼事
善如來故如經時阿㝹樓䭾觀察衆
心如是等故日月冷熱者亦於四諦
中違順觀行不可異故實苦不可令
樂者以佛說故苦樂各實不變異故
更無異因者亦苦滅各自因故復亦
滅道同是自性觀故決定者苦樂因

果入行決定故無疑者無異無餘義

滅道同是自性觀故決定者苦樂因
果入行決定故無疑者無異無餘義
故已說顯示入證決定分次說分別
未入上上證為斷疑分

經曰於此衆中所作未辦者見佛滅
度當有悲感若有初入法者聞佛所
說即皆得度辟如夜見電光即得見
道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作是
念世尊滅度一何疾哉
論曰分別未入上上證者有三種分
別顯示未入上上法故一者於有作
諦修分時中未入上上法故如經於
此衆中所作未辦者見佛滅度當有
悲感故二者於無作諦見道時中速
決定故亦現不同修分法故去上上
法轉遠故如經若有初入法者聞佛
所說即皆得度故復以辟喻亦現見
道速決定義應知如經辟如夜見電
光即得見道故三者於彼二相違無
功用無學道中於上上法界有微細
疑故復有異義於自地中見佛速滅
故如經若所作已辦已度苦海者但
作是念世尊滅度一何疾哉故次說
為斷彼彼疑故

經曰阿㝹樓馱雖說衆中皆悉了達

為斷彼彼疑故

經曰阿㝹樓䭾雖說衆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世尊欲令此諸大衆皆得堅固以大悲心復為衆說汝等比丘勿懷悲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若我久住更无所益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論曰是中斷疑者斷彼勝分疑故於自地中先所成就故如經阿㝹樓䭾雖說衆中皆悉了達四聖諦義故復令上上成就於彼所得究竟不退故是如来悲心淳至故不護上上法故如經世尊欲令此諸大衆皆得堅固以大悲心復為衆說故云何說說有為功德自他俱滅故自他者說聽差别故如經汝等比丘勿懷悲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會而不離終不可得故復說法門常住不滅故如經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又說他利事畢竟無復所作故如經若我久住更

無所益故又說於彼彼疑中自利

畢竟無復所作故如經若我久住更

無所益故又說於彼彼衆中自利事
畢竟無復所作故如經應可度者若
天上人間皆悉已度故又說未修集
者依不滅法門能作得度因緣故如
經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故
復有異義於上上法中未得度者依
常住法門度故又說住持不壞功德
於中有二一者於因分中住持不壞
常修故不斷修故如經自今已後我
諸弟子展轉行之故二者於果分中
住持不壞常顯故如經則是如來法
身常在而不滅也故此二種住持不
壞功德亦現上上法能斷疑應知次
重說有為功德無常相故

經曰是故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
勿懷憂也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
解脫以智慧明滅諸癡暗世實危脆
無牢強者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
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没在老病
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
怨賊而不歡喜

論曰是中何故重說有為功德无常
相者亦現於此處勸修世間生猒離

相者亦現於此處勸修世間生猒離
行故於有為相中得脫故如經是故
當知世皆無常乃至早求解脫故又
亦無我如實觀成就能滅我我所見
根本故如經以智慧明滅諸癡瘤故
陰等諸法實不實故如經世實危脆
無牢強者故又亦如來是度世大師
為成可患故如經我今得滅如除惡
病故又說異可猒患相惟智能滅故
亦現勸修智滅對故得无對法現前
故如經此是罪惡之物如是等故次
說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
經曰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欲過
我欲滅度是我冣後之所教誨
論曰是中種種自性者於五陰法中
作種種見患故妄想自性障故此障
對治如經汝等比丘常當一心故復
以一心如實慧難可得故如經勤求
出道故又亦除如實慧所有相對法
患無常故亦現名相等決應知如經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故於中動不動者謂三界相靜
乱差別故清淨无我皆亦現於甚深

故如經此是罪惡之物如是等故次
說離種種自性清淨無我分
經曰汝等比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汝等且止勿得復語時將欲過
我欲滅度是我㝡後之所教誨
論曰是中種種自性者於五陰法中
作種種見患故妄想自性障故此障
對治如經汝等比丘常當一心故復
以一心如實慧難可得故如經勤求
出道故又亦除如實慧所有相對法
患無常故亦現名相等法應知如經
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
之相故於中動不動者謂三界相靜
乱差別故清淨无我者亦現於甚深
寂滅法中寂滅故如經汝等且止如
是等故且止勿語者勸亦三業无動
故是寂滅無我相應器故㝡後教誨
者正顯遺教義故是遺教義於住持
法中勝以其遺教故

遺教經論